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幻中遊 第一回 老宿儒七貼方登第

詩曰： 修士讀書認理真，幾忘氣化有屈伸。
遊魂為變原不昧，漫道人間無鬼神。

卻說萬歷年間，湖廣黃州府羅田縣，有一個秀才，姓石名峨，字峻峰，別號嵐庵。乃洛陽石洪之後。為無末避亂，流落此處。家有房宅一所，田地數頃。為人素性剛方，不隨時好，不信鬼神。夫人竺氏惠而且賢，中饋針織外，黃卷青燈，恆以相夫讀書為務。因此峻峰學業成就。每逢考試，獨冠一軍。四方聞風，無不爭相景仰，樂為結納。可惜時運坎坷，迨於功名。凡進六場，不是命題差題，就是文中空白。不是策內忘了抬頭，便是表裏漏了年號。一連七次，俱被貼出。但窮且益堅，立志不懈，待至年過四十，卻又是一個科分。這正是：

肯把工夫用百倍，那怕朱表不點頭。

凡大比之年，前數月內，魁星遍閱各省。揀其學問充足，培植深厚者，各照省數勒定一冊，獻於文昌。文昌奏之玉帝，玉帝登之榜上，張諸天門。名曰：天榜。是科，石峨早已列在天榜數內。及至八月秋闈，三場如意而出。回至家中，向夫人竺氏道：“今科三場，俱不被貼，吾已中矣！”夫人答道：“相公果能高發，正是合家之慶。”到得揭曉，果然獲蒙鄉薦。及來春會試，又捷報南宮。二年之間，身登兩榜。祇因朝綱不振，權奸當道。立意家居，無心宦途。

生有一子，表字九畹，取名茂蘭，一名蕙郎。乃武曲星所轉。從小丰姿超眾，聰明非凡，甫離襁褓，即通名物。七歲讀書，竟能目視十行，日誦百篇。不過三五年間，把五經左史，諸子百家等書，俱各成誦在胸，熟如弗鼎。開筆作文，落落有大家風味。長至一十五歲，不惟文章工巧，詩賦精通，亦且長於書畫。一縣之人群呼為石家神童。峻峰竊喜，以為此子頭角崢嶸，日後必能丕振家聲，光昭祖業。“吾何必身列鵷班，甘於任人進退耶？”不仕之志，因此益堅。明朝定例，凡一科會試榜發，除鼎甲詞林外，其餘進士，三年內務要用完。因宦官專權，人多畏禍。殿試後，假託事故，家居不出者，十人之中，不下四五。緣此詮選之時，人材短少，吏部奏道：

朝廷開科取士，原以黜陟皇猷，非使叨膺名器。茲逢選期，人材短少，皆因歷科進士，多甘家居，致有此弊。伏乞聖裁，飭各省巡撫，查明報部，提京面檢。如或年力精壯，可以備員，即發往各省補缺。庶人材出，而百職修矣。謹疏奏聞。

疏上，皇上批道：準依奏覽。部文行各省，各省行各府，各府行各縣。

一日，石峻峰偶到縣衙吏房。該管書吏一見峻峰，口稱：“石老爺來的湊巧，我正等著人去送信。”峻峰道：“有何信送？”書吏道：“今有部文提你赴京檢驗，文是夜日晚上到的，今早發房。若不信時，請到房裏一看。”遂讓峻峰房裏坐下，把文查出遞與峻峰。峻峰一見這文，心中不快，閉口無言。書吏又道：“這文提的甚緊，速起縣文，上省去請咨，咨文到縣，約得半月有餘。家中速打點行裝，咨文到時，即便起身。斷勿遲滯，致使再催。”方纔說完，這個書吏，被傳入宅裏去了。

峻峰出衙回家，路上度量此事。不覺形諸顏色，到了家中，夫人問道：“相公往日，從外而來，甚是歡喜。今日面帶憂容，是何緣故？”峻峰道：“今日適到縣衙，見有部文，提我上京檢驗。意欲不去，係聖上的旨意。去時倘或驗中，目下群小專權，恐易罹禍網，貽累子孫。事在兩難，躊躇不決，故爾如此。”夫人道：“這事有何作難，皇上提去驗看，原係隆重人材。相公趁此上京，博得一職，選得一縣。上任後，自勵清操，勿蹈貪墨，縱有權奸，其奈你何？做得三年兩載，急為告退。既不至上負朝廷，又可以下光宗族。兩全之道，似莫過此，這是妾之愚見，不知相公以為何如？”峻峰答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，但上京一去，往返須得半載。蕙郎年當垂髫，夫人亦係女輩。家中無人料理，如何叫我放心去得？”夫人道：“這卻無妨，我已年近五旬，一切家務，盡可支持。蒼頭趙才，為人忠誠，外邊叫他照料。蕙郎雖幼，我嚴加查考，他也斷不至於放蕩。自管放心前去，無須掛懷。”峻峰道：“夫人既是這樣，吾意已決。”

次日就赴縣，起文上省請咨。家中湊對盤費，收拾行囊。一切親友或具帖奉錢，或饋送贐禮。來來往往，倏忽間已是半月。吏房著人來說：“咨文已經到縣，請石老爺領文起程。”石峻峰領得咨文在手，就僱了一隻大船名為“杉飛”。帶了一個書童叫做“來喜”。擇日起身，又與夫人竺氏，彼此囑託了一番。這纔領著蕙郎送至河岸，看著峻峰上船入艙。打鑼開船，然後回家。

卻說峻峰這一路北來，順風揚帆。經了些波濤，過了些閘壩。不下月餘，已到京都。下的船來，纔落店時，就有長班投來伺候。次日，歇了一天。第三日早晨，長班領著，就親赴吏部衙門，把咨文投訖。仔細打聽，進京者還無多人。吏部出一牌道：

部堂示諭，應檢進士知悉：俟各省投文齊集日，另行擇期，當堂面驗。各人在寓靜候，勿得自誤。特示。

峻峰見了這牌，店裏靜坐無事，除同人拜往外，日逐帶著來喜在街上遊玩。玉泉山、白塔寺、藥王廟、菜市口，俱各走到。一日，飯後出的門來。走到一個胡同裏，看見一個說《西遊》的，外邊聽的層層圍著。峻峰來到跟前，側耳一聽，卻說的是劉全進瓜，翠蓮還魂一回。峻峰自思道：“無稽之談，殊覺厭聽。”往前走，到了琉璃場前。心中觸道：“這是天師府舊第，昔日天師在京，此地何等熱鬧？目今天師歸山，落得這般蒼涼。天運有升沉，人事有盛衰。即此可以想見一班。”憑弔了一會，嗟嘆了幾聲。遂口詠七言律一首，以舒慨云：

景物變遷誠靡常，結廬何須飾雕梁。
阿房雖美宮終焚，銅雀空名臺已荒。
舞館歌樓今安在？頽垣碎瓦徒堪傷！
古來不乏名勝地，難免後人作戰場。

詩纔詠完，回頭看時，路旁一人，手拿舊書一部，插草出賣。要過來看，乃是《牡丹亭記》。峻峰想道：“此書是四大傳奇之一，係湯玉茗所作。我卻未曾看過。店中悶坐無聊，何不買來一看，以當消遣。”因問道：“這書你要多少錢？”那人答道：“要錢四百文。”峻峰道：“這書紙板雖好，卻不甚新鮮了。從來殘物不過半價，給你二百錢罷。”那人道：“還求太爺高升。”峻峰喜其說話吉利，便道：“既要看書，何得惜錢。”叫來喜接過書來，付與他錢二百五十文。那人得錢欣然而去。

峻峰回到店中，喫了晚飯。叫來喜點起燭來，把這書放在桌上。從頭看起，初看《驚夢離魂》以及《冥判》諸出，見其曲詞雅倩，集唐工穩，幽思奧想，別有洞天。極口稱道：“玉茗公真才人也！”及看到《開墓還魂》一出，鼓掌大笑道：“人氣聚則生，氣散則死。死生者人之所必不免也。死而復生，那有此理？”伯有作歷，申生見巫，韓退之猶以為左氏浮誇，無足取信。湯玉茗才學名世，何故造此誕漫不經之語，惶惑後人也。疑鬼疑神，學人大病。家有讀書子弟，切不可令見此書，以蕩其心。”遂叫來喜就燭上一火焚之。峻峰在京候驗不題。

但未知蕙郎與夫人在家如何？再看下回分解。